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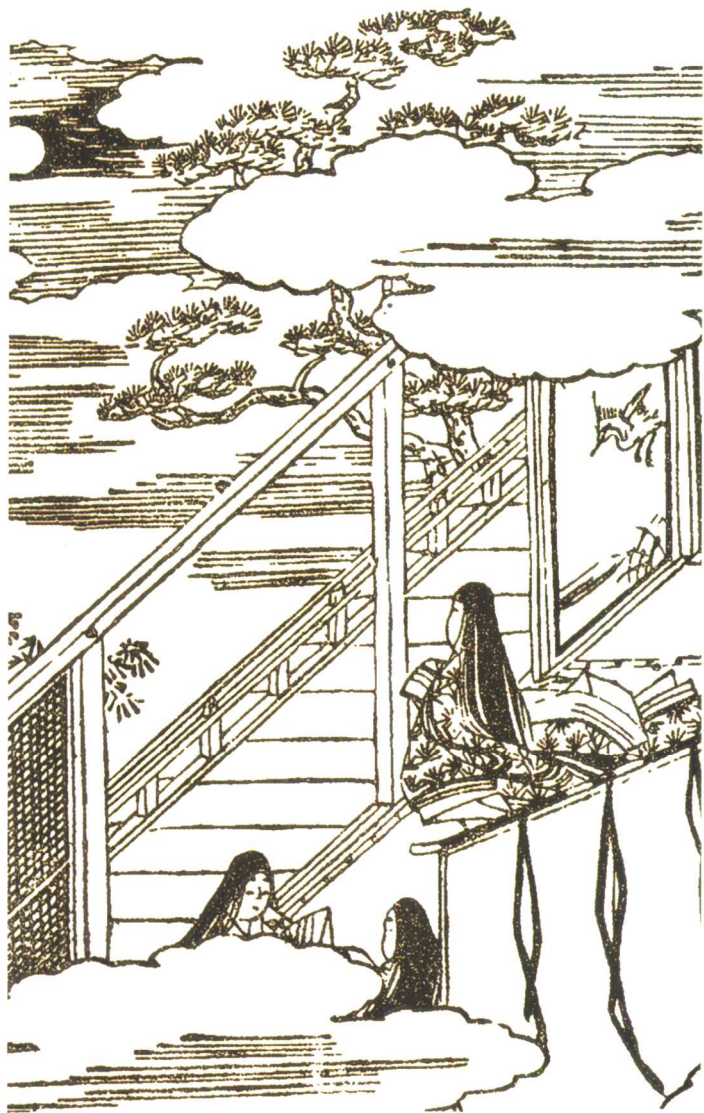
名著名译

源氏物语 (中)

〔日〕紫式部 著

插图本

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名著名译



插图本

源氏物语

(中)

〔日〕紫式部 著

丰子恺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二十一回 少 女^①

岁历更新，匆匆已届三月，藤壶母后周年忌辰过去了，朝野臣民都除去丧服，改穿常装。到了四月一日的更衣节上，满朝衣冠都像花团锦簇一般了。四月中旬的酉日，举行贺茂祭时，天色也很明朗鲜丽，只有前斋院槿姬依旧孤居寂处，悒悒寡欢。庭前的桂树蒙着初夏的熏风，欣欣向荣，青青可爱。青年侍女们看见了，都回思小姐当斋院那年举行贺茂祭时的情状，不胜恋恋^②。源氏内大臣来信问候说：“今年斋院父丧期满，该除服了。贺茂祭袂褻之时，心情定然舒畅了吧。”又赠诗云：

“君当斋院日，袂褻在山溪。

岂意今年褻，是君除服期。”

这诗写在紫色纸上，封成严格的“立文”式^③，系在一枝藤花上送去。形式甚合时宜，优美可爱。槿姬的复书是：

“临丧成服日，犹是眼前情。

转瞬忽除服，流光殊可惊！

真乃无常迅速也。”如此而已。源氏照例仔细欣赏。槿姬除服之日，他送去了无数礼物，交宣旨收转。槿姬看了反而不快，说要退还他。宣旨想道：倘这礼物上附有情书，那么不妨退还他。但现在他并无所求，况且小姐当斋院期间，他也常常致送礼物。这确是一片诚心，有何理由可退还他呢？她觉得左右为难了。

五公主那里，源氏逢时逢节亦必致送礼物。五公主衷心感激，便

① 本回写源氏三十三岁夏天至三十五岁秋天之事。

② 贺茂祭时节，将桂和葵插在衣冠上。故见桂树想起贺茂祭。

③ “立文”是日本的书信形式之一，把信纸卷作筒形，用白纸包起来，上下端捻好。

极口赞誉他：“这位公子，我看见他不多几天之前还是个孩子呢。谁知一眨眼，已经变成大人，礼数如此周到了。况且相貌长得漂亮之极，心地比谁都善良呢！”青年侍女们听了都掩口而笑。

五公主会见槿姬时，常常劝她：“这位大臣如此诚恳，你还疑心什么呢？他爱慕你，不是今天才开始的。你爸爸在世之日，因为你当了斋院，不能和他结婚，常常愁叹呢。他说：‘我打定了主意，这孩子偏偏不听。’每次说这话时，都很伤心。从前左大臣家的葵姬在世之时，我恐得罪三姐^①，不曾向你劝说。现在呢，这位身份高贵、不可动摇的正夫人已经亡故了。据我看来，由你起而代之，再得当不过了。况且源氏大臣也回复了从前的样子，诚恳地向你求婚。我觉得这真是天作之合了。”她说的一套古老之话，槿姬听了很不高兴，答道：“父亲在日，我一向倔强，直到他逝世没有改变。现在反而回心转意，与人结婚，这真是太荒唐了！”她的样子很难为情，五公主也就不勉强劝说了。槿姬看见这宫邸内上下人等都袒护源氏，便觉今后非当心不可。至于源氏本人呢，一味尽忠竭诚，静待槿姬回心转意，却并不无理强求而伤害她的心情。

且说葵姬所生小公子夕雾，今年已十二岁，源氏急欲替他举行冠礼，地点原定在二条院。但夕雾的外祖母太君很想看看这仪式，意欲在自邸举行。太君这要求自然合乎情理，不可违背而使她伤心。于是决定就在故太政大臣邸内举行。右大将^②以及诸母舅，都是公卿贵官，朝廷所特别信任之人。他们就当了主人，各有隆重优厚的贺仪。此外世间一般臣民，也都重视这仪式，因此举办得异常隆重。源氏本想封夕雾四位官爵，世人也都如此预料。但夕雾还很幼稚。源氏虽然独揽大权，世事可以任所欲为，但若教儿子一跃便登四位，反而变成权臣故技，因此打消此议，决定封他六位，赐穿淡绿官袍，并仍特许上殿^③。

太君闻此消息，大为不满，认为此乃意外之事。这也是难怪她

① 葵姬之母。

② 本来的头中将，夕雾的母舅。

③ 夕雾本是殿上童子。但封六位后，反而不得上殿。故须特许。

的。太君会见源氏时,提及此事。源氏便向她说明:“启禀太君:此子年事尚幼,本不该为他举行冠礼,教他强装成人。今所以举行者,实有用意:欲使暂入大学寮,研习学问二三年耳^①。在此期间,只当他没有成人。将来学业成就,便有才能为朝廷效劳而自成一员人物了。窃思自身年幼之时,生长九重宫殿之中,不知世事深浅。昼夜侍奉父皇,所读书籍,实甚有限。虽然幸蒙父皇亲自传授,但因修养浅薄,年幼无知,故无论研习学问,或调琴吹笛,皆缺乏功夫,不及他人之处甚多。聪明儿子胜过愚笨父母,世间少有其例。而且世世相传,势必一代不如一代,相去愈远。只因有此顾虑,故欲使小儿入学。大凡高贵之家的子弟,升官晋爵可以随心所欲,荣华盖世,骄奢成习,则往往视研习学问为苦工,而不屑从事。此等子弟只知耽好游戏,而官爵自会随意晋升。于是趋炎附势之人,在腹中蔑视讥笑,而在表面则阿谀奉承,以博得其欢心。在这期间,这子弟俨然成了伟大人物,尊荣无比。然而一旦时移势变,父母死亡,家运衰落,这人就被世人所轻侮而孤苦无依了。如此看来,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,再具备大和智慧^②而见用于世,便是强者。目前看来,这措施似乎耗费时日,教人焦急,但将来学优登仕,身为天下柱石,则为父母者即使身死,亦无后顾之忧。目前虽未能多多提拔,但在家长照拂之下,想不致被人讥笑为穷书生也。”

太君长叹一声,说道:“你这样深思远虑,亦自有理。但这里的右大将等人也都以为封夕雾六位,出乎预料,正在诧异呢。夕雾这孩子也很不高兴。他一向看不起右大将和左卫门督^③家的表兄弟,认为他们都赶不上他。岂知他们都升了官,成了大员,而他自己还穿着淡绿袍子,心中很委屈,真可怜呢。”源氏笑道:“小孩子家也懂得怨恨我了?真不得了!不过照这年龄,也难怪的。”他觉得这儿子很可爱,接着又说:“多读点书,稍稍懂得人情物理之后,这怨恨自然会消解。”

① 大学寮的入学年龄是九岁到十三岁,九年毕业。夕雾学二三年,是例外。

② 原文为“大和魂”。“大和”是日本国的异称。当时所理学问,专指汉学而言。以汉学为基础而产生的处理日本实际政务的知识、能力,时人谓之“大和魂”,即日本式的智慧。

③ 左卫门督为右大将之弟,夕雾之母舅,即早先的藏人弁。

源氏命夕雾入大学寮研习汉学，必须给他取个字号^①。这仪式在二条院附近的东院内举行。会场即用东院的东殿。朝中高官贵族以及殿上人等，认为这仪式很希罕，大家都来参与。那些儒学博士上殿来，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场面，反而觉得畏缩了。源氏对众人说：“大家不要因为这里是宫邸而有所顾忌。应该依照儒学家家中的向例^②，绝不变通，严格执行！”儒学博士们便努力镇静，装作泰然自若。有几个人穿着借来的衣服，不称身体，姿态奇特，也不以为耻。他们的面貌神气十足，说话声音慢条斯理，规行矩步，鱼贯入座，这光景真乃见所未见，青年贵公子们看了，都忍不住笑出来。

然而这会上的招待人，都选用老成自重、不会轻率嬉笑的人，叫他们拿着壶樽敬酒。只是儒家的礼仪过分别致，因此右大将和民部卿等虽然谨慎小心地捧着酒爵，终不合法，常被儒学博士严厉指责。有一儒学博士骂道：“尔等乃一奉陪之人，何其无礼！某乃著名儒者，尔等在朝为官而不知，无乃太蠢乎！”众人听了这等语调，都噗嗤地笑出来。博士又骂：“不准喧哗！此乃非礼之极，应即离座退去！”如此威吓，又很可笑。不曾见惯此种仪式之人，看了觉得希奇，心中纳罕。但大学出身的公卿们，懂得此道，都点头微笑。他们看见源氏内大臣崇尚学问，以此道教子，十分赞善，都对他表示无限尊敬。

在座诸人略有私语，儒学博士们立刻制止，责备他们无礼。他们对人动辄呵斥。天色渐暮，灯火微明。他们的脸在灯光之下，竟像戏剧中的小丑，憔悴而古怪，却又各人不同。他们的样子真是异乎寻常。源氏内大臣说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！像我这样顽劣的人，要大受呵斥了！”便躲进帘内，隔帘观看。有些大学生来得较迟，座位已满，便想退去。源氏知道了，宣召他们到钓殿^③来，特地犒赏他们种种物品。

仪式完成之后，源氏召集诸儒学博士及学者，令他们赋诗。其他

① 中国《曲礼》云：“男子二十，冠而字。”大学生入学时，依照中国儒家习惯，每人取个字号。当时办法是：从姓上取一个字，另外再找一个字。如本书中数次讲到的菅原道真，字号菅三。又如：纪长谷雄，字号纪宽；文屋康秀，字号文琳。

② 此仪式通常皆在儒学家家中举行。

③ 临水建造的殿宇。

通晓此道的公卿与殿上人,也都被留住,参与其事。博士们作律诗;源氏内大臣以下其他诸人,都作绝句。由儒学博士选择富有趣味的题目。夏夜苦短,赋诗完毕时天色已明,便开始讲解诗篇。任命左中弁为讲师。此人相貌清秀,声音洪亮,庄严堂皇地朗诵诗篇,那态度极有风趣。他是个声望甚高而修养甚深的儒学博士。

夕雾生于高贵之家,尽可享受世间一切荣华,但他作出之诗,却表明刻苦求学之大志,而且每句都富有趣味。诗中引证晋人车胤在萤光下读书及孙康映着雪光读书等典故。时人无不赞誉,认为此诗即使传入中国,也不失为优秀之作。至于源氏内大臣的大作,精美自不待言。其中热诚地歌咏着父母爱子之心,读者无不感动流泪。世人盛传,争欲阅读。作者女流之辈,才疏学浅,不宜侈谈汉诗。为免烦琐,一概从略。

此后源氏内大臣继续准备夕雾入学之事。他在东院内为夕雾辟一房室,请一位学识渊博的师傅来,在这里教他研习学问。夕雾自从行过冠礼之后,外祖母处也难得去。因为外祖母溺爱外孙,朝夕护持,当他婴儿一般,他住在那边不能用功。所以要他在东院笼闭一室,只允许他每月拜访外祖母三次。夕雾笼闭在东院内,颇感沉闷之苦。他想:“父亲管得我太严厉了。我不须如此苦学,亦可晋升高位,重用于世呢。”心中不免怨恨。然而这个人毕竟生性严谨,并无浮薄之气,因此颇能忍苦。他打算将应读之书尽行读完,早日加入群臣之列,立身用世。果然只消四五个月,已经读完《史记》等书。

夕雾现已可应大学寮考试了。源氏内大臣先叫他到自己跟前来预试一下。照例召请右大将、左大弁、式部大辅及左中弁等人来监试。又请出那位师傅大内记来,叫他指出《史记》较困难的各卷中考试时儒学博士可能提到的各节来,令夕雾通读一遍。但见他朗声诵读,毫无阻滞,各节义理,融会贯通,所有难解之处,无不了如指掌。其明慧实甚可惊。监试诸人,都赞叹他的天才,大家感动流泪。尤其是他的大母舅右中将,他叹息道:“太政大臣若在世间,该是何等欢喜啊!”说着,哭泣起来。源氏内大臣也情不自禁,叹道:“儿子日渐长大,父母随之而日渐愚痴,此乃世之常态。我等旁观他人如此演变,但觉可笑,不料自己年龄还不很老,也就如此了。”说着也举手拭泪。

师傅大内记见此光景，以为自己教导有方，心中不胜欢喜，自觉面目光彩。右大将便敬他一杯酒。大内记喝得很醉，脸色十分黄瘦。这大内记脾气古怪，学识渊博，而怀才不遇，孤苦贫困。源氏赏识他的才学，特聘他为西席。他身受过分的优待，似觉源氏内大臣的恩德使他脱胎换骨了。况且将来夕雾发迹，他还可受到无上的信任呢。

大学考试之日，王侯贵族的车马云集大学寮门前，不可胜数。几乎满朝公卿全部来到了。冠者夕雾公子由无数人员簇拥而入，其仪容之俊美，实不堪与一般考生为伍。以前参与起字仪式的那一群寒酸儒者也来了，教夕雾列席他们之末座，难怪他心中委屈呢。这里也像起字仪式中一样，那些监考的儒学博士常对人大声斥骂，甚是可厌。但夕雾不慌不忙，从容诵读。此时大学甚为繁荣，不亚于古昔全盛之时。上中下人各级官员子弟，竞尚此道，集中于学术研究。因此世间多才多艺之人，日益增多。夕雾此次应考，文章生、拟文章生^①等考试全都及第。今后师弟二人便更加用心教习，励志治学了。源氏又在邸内举办诗会，博士、学者等均来参与，扬扬得意。这真是学术繁荣、文运昌隆的时代。

是时宫中正在议立皇后。源氏内大臣推荐梅壶女御，因为藤壶母后曾有遗言叫她照顾皇上。但世人认为藤壶与梅壶都是亲王家的女儿，两代皇后不宜都出自亲王家，因此未能赞同。世人主张：“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，理应册立为后。”于是两方的袒护人暗中竞争，各有操心。此外还有兵部卿亲王^②其人，现已改任式部卿，为本朝国舅，深得皇上信赖。他的女儿早已入宫，和梅壶一样当了女御。袒护他的人认为：“既然要立亲王家女儿为后，则式部卿家的女儿与梅壶同等，且是藤壶母后的侄女，较为亲近。母后逝世之后，由她来代替母后照顾皇上，最为适当。”三方各有理由，互相竞争。但结果终于册立了梅壶女御为皇后，世称秋好皇后。时人闻此消息，无不惊叹，认为梅壶女御好大福分，和她母亲六条妃子完全相反。

同时，源氏内大臣升任为太政大臣，右大将升任为内大臣。源氏

① “文章生”亦称“进士”、“拟文章生”亦称“拟进士”，式部省省试及后后赐予的称号。

② 紫姬之父，藤壶之兄，故下文言本朝国舅。

太政大臣便将天下政务移交新内大臣掌管^①。这位新内大臣为人一向规矩正直，而且举止大方，心地贤明。他富有学问，从前玩“掩韵”^②游戏时虽然比不上源氏，但办理公事非常能干。他有许多夫人，生了十几个儿子，都已渐次成人，各得官职，个个显赫，全家繁荣。女儿除弘徽殿女御以外，尚有一人，称为云居雁，年方十四，与弘徽殿女御异母。其生母是亲王家女儿，娘家门第高贵，并不逊于弘徽殿女御之母。但这生母后来改嫁了一位按察大纳言。这按察大纳言和她生了许多子女。云居雁由母亲带去，杂在这许多子女中由后父抚养，内大臣认为有失体面，便把云居雁接了回来，寄养在祖母太君膝下。内大臣对云居雁，远不如对弘徽殿女御之重视。但云居雁的人品和相貌非常优美。

夕雾与云居雁同在太君膝下长大起来，十岁之后，两人分居异室。内大臣教训云居雁道：“夕雾表弟和你虽是近亲，但为女子者，对男子不可过分接近。”两人分开以后，夕雾的童心也未免恋慕云居雁，每逢观赏樱花、红叶之时，或一同戏耍玩偶之时，夕雾必然紧紧追随她，对她表示好感。云居雁自然也爱慕夕雾，直到如今，相见时还是两小无猜，不知回避。侍候他们的侍女、乳母等在旁议论：“有什么关系呢？两人都还是孩子，况且多年相伴，一块儿长大起来，突然把他们拆开，未免太忍心吧。”云居雁无心无思，一味天真烂漫。夕雾虽然还是个幼稚的孩童，似乎情窦未开，但不知和她发生了什么关系，自从离居以来，一直忧愁叹息，心绪不宁。他们的书法还很生硬，然而也颇美观，将来显然是很出色的。他们便互通情书。但儿童粗心大意，有时不免随处散落。侍女们拾得了，约略知道了他们的关系。然而谁会告诉别人呢？她们都只当作看不见。

庆祝升官的大飨宴办过之后，朝中别无紧要公事。岑寂无聊之时，降下一天秋雨。有一个“获上冷风吹”的秋夕^③，内大臣前来参见太君，又把女儿云居雁叫来，命她弹琴。太君精通一切乐器，都已传

① 向例，太政大臣不管琐细政务。

② 参看上卷第208页注①。

③ 古歌：“何时最凄凉？无如秋之夕。获上冷风吹，获下寒露滴。”见《藤原义孝集》。

授给孙女云居雁。内大臣说：“琵琶这乐器，女子弹奏时似乎不很雅观，然而声音还是悦耳动听的。现今世间，受到正确师传的人恐怕没有。算来只有某亲王，某源氏……”数了几个人之后，又说：“女子之中，源氏太政大臣养在大堰山乡的明石姬，据说手段十分高明。这个人祖上都是音乐名家，传到她父亲一代，长年隐居在明石浦山乡，不知怎的她也弹得如此高明。源氏太政大臣常常称赞这女子琵琶弹得特别好听。音乐的才能，与别的技艺不同，必须与广大合奏，多方磨练，方能进步。这女子独自弹奏，也会进步，倒是很难得的。”说罢，劝请太君演奏。太君说：“我拂柱的手，已经很生硬了呢。”试弹一曲，音节甚美。弹毕说道：“那明石姬真好福气！听说人品也非常好。源氏太政大臣一向没有女儿，她倒替他生了一个。大臣又恐这女儿住在山乡不得发迹，把她带到自己身边，交与那位高贵的紫夫人抚养。人都称赞他想得周到呢。”

内大臣说：“女子只要性情好，便能专宠得势。”他谈论别人，却想起了自己的女儿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抚育弘徽殿女御时，力求其完美无缺，万事不逊于人，想不到竟被梅壶压倒了。我看到这命运，痛感人世之事真不可逆料啊！至少这个云居雁，我总要设法让她当皇后。皇太子^①的冠礼，是不多几年后的事了。我正在私下考虑，指望成遂此志，却不料这个幸运的明石姬生了一个可配太子的女儿，又来和云居雁逐鹿。这个女儿倘进了宫，恐怕没有人争得过她吧！”说着连声叹息。太君言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父亲生前说过：我们家里不会不出皇后。弘徽殿女御之事，他也十分用心出力。要是他还在世间，不会有此种乖谬之事。”为了弘徽殿女御不能立后之事，太君对源氏太政大臣不免怀恨。

云居雁生得娇小玲珑，天真烂漫。弹箏时鬓发长垂，头面楚楚，模样异常高雅优美。看见父亲目不转睛地注视她，难为情起来，把头略略转向一旁，那侧影也很美丽。左手按弦的姿态非常雅观，竟像一个玩偶。祖母看了也觉得无限可爱。云居雁戏耍似地弹了一会，就

^① 这是朱雀院的儿子，已立为皇太子，现年五岁。冷泉帝在位十八年后即让位与他。

把箏推开了。内大臣便取过和琴来，用他那纯熟而随意不拘的手法，弹出一个时髦的短调，非常动人。庭前木叶尽行散落。年老的侍女们感动得流下泪来，都挤集在各处帷屏背后倾听。内大臣便朗诵“风之力盖寡……”^①之词。接着说道：“并非琴音之故，只因这暮景异常凄凉动人耳。请太君再弹一曲吧。”太君弹时，内大臣唱着《秋风乐》之歌，与她相和，其歌声非常优美。太君对人人都爱，觉得这儿子内大臣也很可喜。这时夕雾也来了，又添了乐趣。内大臣便命张起帷屏来，把云居雁隔开，叫夕雾坐在这边，对他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你了。何必如此埋头读书呢？你父亲太政大臣也知道，学问过多，反而乏味。却教你如此钻研学问，究竟为了何事呢？镇日笼闭一室，你也太苦了。”又说：“有时也该做些学问以外之事。譬如吹笛，也是古代传下来的韵事。”便拿一支笛给他吹奏。夕雾吹得生趣洋溢，非常悦耳。内大臣暂时停止弹琴，轻轻地替他按拍，自己唱起“满身染上萩花斑”^②的催马乐。唱毕言道：“太政大臣也喜欢音乐，政务烦忙之时也常常借以消遣呢。实在，生在这乏味的世间，应该做些喜爱之事，欢度岁月才是。”便命斟过酒来畅饮。这期间天色渐黑，室内点起灯来。大家同吃饭菜与果物。不久内大臣命云居雁回那边房间里去了。内大臣强欲教两人疏远，现在有了入宫的打算，连云居雁的琴音也不给夕雾听到，更加严厉地隔绝他们了。太君身边的几个老年侍女悄悄地议论道：“如此下去，只怕他们之间发生不幸之事呢！”

内大臣声音即将出门。走出房间，却偷偷地钻进了他所宠爱的一个侍女房中，和她密谈了一会，又缩紧了身子悄悄地溜出去。半途上听见有人在暗处窃窃私语，觉得奇怪，倾耳一听，原来是侍女们正在议论他。但闻一人说：“他自己以为贤明，但世间父母总是糊涂的。你瞧吧，不久就会出毛病。常言道：‘知子莫若父。’这句话其实是瞎说。”她们在讥笑他。内大臣想道：“原来真有这般丑事，果然不出所

① 陆士衡《豪士赋》中有句云：“落叶俟微颿以陨，而风之力盖寡。孟尝遭雍门而泣，琴之感以末。何者，欲陨之叶，无所假烈风；将坠之泣，不足繁哀响也。”见《昭明文选》第四十六卷。

② 催马乐：“诸公听我言，我欲换衣衫。行过竹林与野原，满身染上萩花斑。”

料！我以前并非不提防到，但念两个都还是孩子，就疏忽了。世事真难办啊！”他这才明白了情况。但并不声张，悄悄地出去了。先驱者簇拥大臣登车后，高声喝道。侍女们相与言道：“咦，老爷到这时候才动身呢。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。到了这年纪还要偷偷摸摸。”适才议论他的两个侍女说道：“刚才飘来一阵浓烈的衣香，我们还道是夕雾少爷走过，原来是老爷！啊呀，糟糕！我们刚才说的话恐怕被他听到了！这位老爷脾气很暴躁呢。”大家不免担心。

内大臣一路上想道：“让他们结婚，也并不是一件十分乖异的坏事。然而姑表姐弟成亲，这因缘太平凡了。外人也要议论。况且源氏强把我女儿弘徽殿女御压倒，我很气愤，正指望这云居雁入宫伺候太子，也许能压倒他人，为我争这口气呢。真可恨啊！”源氏和这内大臣的交情，自昔至今，大体上很和睦。但在权势方面，两人一向有争执。内大臣回想过去吃的亏，不免心中气愤。因此这天晚上不能安枕，直到天明。他推想太君一定知道两人之事，但因过分溺爱这孙女与外孙，故一切听其所为。回想起那两个侍女的议论，觉得实在可恶可恨，弄得他心绪不宁。这个人性情有些刚强，行为每多锋芒，因此有了心事，不能自制。过了两天之后，他又前去参谒太君。太君看见这儿子常来请安，觉得甚可嘉许，心中非常高兴。她的头发像尼姑一般剪短，身穿一件崭新的礼服。虽然是儿子，但终是一位内大臣，也得客气些，因此太君坐在帷屏里面接待他。内大臣心情不快，对母亲说：“儿子今天来此参谒，心中很不自在。想到这里的侍女们多么看不起我，甚是畏缩。儿子虽然不肖，但只要生在这世上，始终不离母亲左右，决不违背尊意。然而为了这个不良的小女为非作歹，致使我不得不怨恨母亲。本来不须如此怨恨，然而终于忍耐不住。”说着，举手拭泪。太君吃了一惊，那化妆得很漂亮的脸忽然变色，眼睛也睁大了，问道：“究竟为了何事，我活到这么大年纪，还要受你怨恨？”

内大臣也觉得太唐突了，连忙说明：“儿子将此幼女奉托太君抚养，自己一向不曾稍尽为父之责。只因欲为长女争取女御地位，使她册立为后，用尽苦心，谁知遭到失败。儿子虽不抚育幼女，但深信太君教养有方，故甚放心。岂料发生此意外之事，实甚遗憾！夕雾虽然学识渊博，名重天下，但倘草草不择，就近攀姑表之亲，外人亦将讥笑

为轻率。即使微贱之人，亦不屑为此。此事于夕雾亦甚不利。为夕雾计，不如另择高贵而非近亲之家，做个乘龙快婿，方为荣华之举。若就近结亲，源氏太政大臣亦必不喜。太君即使欲令此二人结婚，亦不妨先将情由示知，以便多做准备，亦可使排场稍稍体面。如今任幼者之所欲为，不加管束，实在令人痛心啊！”太君做梦也不曾想到，觉得此事实出意外，答道：“你这番话，亦属有理。但我全然不知这两人有何打算。如果真有其事，我比你更加痛心呢。你要我与他们共负此罪，我心实甚不甘。自从你将此小女交我抚养之后，我特别疼爱她。凡你所不曾注意之事，我也独自仔细考虑，务求将她养成优秀之人。二人年龄如此幼稚，而为长上者溺爱徇情，若谓听其苟且结合，则万无此理！我且问你：你是从谁口中听来的？轻信恶人之言而肆意责人，万万不可！倘无事实根据，岂非毁坏别人名誉么？”内大臣答道：“不敢，决非毫无根据。尊处诸侍女皆在背后评议讥笑呢。此事实甚遗憾，且又深可担心。”说罢，告辞而去。

知道实情的人，对此深表同情。那天晚上悄悄讥评的那两个侍女，心中更是难过，大家唉声叹气，悔不该私议此种隐事，以致惹起口舌。云居雁本人则一概不知，依然天真烂漫。父亲向她房中窥探一下，看见她那模样非常可爱，又觉得此人甚是可怜。他埋怨乳母等人说：“我常说她年纪还小，却想不到她竟是如此不懂事理。还一味希望她成人出世呢！我实在比谁都糊涂了！”乳母们无言可答，只是私下议论：“此种事情，其实并不希罕。即使是尊贵无比的帝王家的女儿，也不免犯此种过失。旧小说里常有此种事例。这往往是知道两人心情的人巧觅机会，暗中拉拢的。但我们这里的两个，多年来朝夕共处，年龄又很幼稚，加之有老太太一手照拂，我们怎么可以越俎代庖，出来把他们隔离呢？因此我们便疏忽了。但从前年起，老太太对他们的态度也显然变更，不让他们朝夕共处了。有的孩子品行不良，也会巧觅机会，偷偷地干些大人的勾当。但夕雾少爷为人正直，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胡行乱为。如今竟有此事，真乃出人意外。”说着，私下叹息。

内大臣又对乳母和侍女们说：“好了，不必再提了。你们暂时不可将此事泄露出去。虽然对外终是瞒不过的，但你们听到时必须竭

力辩解,说明决无此事。我即日就要叫小姐迁居到我私邸内。对老太太,我不免抱怨。你们几个人呢,想来总不会希望有此种事情的吧。”侍女们知道他怪她们,愁叹之中又感到欢喜,便讨好他:“我们当然不希望有此种事情!我们还担心被大纳言老爷^①得知呢。我们觉得夕雾少爷虽然品貌俱全,终究只是一个臣下,有什么可贵呢?”

云居雁的态度完全是一个小孩。父亲对她劝说了千言万语,她也不听从,弄得父亲哭了起来。他只能私下和几个可靠的侍女商量:“有何办法可使小姐不致埋没一生呢?”他只管抱怨太君。太君对孙女和外孙都很疼爱。而对夕雾大概疼爱更甚吧,看见他这点年纪已经懂得爱情,觉得可喜,却怪内大臣所说的话不通情理。她想:“何必如此大惊小怪!内大臣对云居雁本来不很关怀,并不想好好地教养她,使她将来入宫。大约后来看见我如此重视她,才发心要她入宫当皇太子妃吧。如果这希望落了空,命里注定要嫁给臣下,那么除了夕雾之外,哪有更强的人呢?无论从相貌、姿态哪一方面说来,有谁赶得上夕雾呢?照我看来,他娶云居雁是委屈的,应该和身份更高的人攀亲才是。”想是对夕雾疼爱太甚之故吧,她也怪怨内大臣了。内大臣如果知道了她的心思,一定更加恨她。

夕雾不知道别人正为了他而闹得天翻地覆,管自前来探望太君。前夜他来此,为了人目众多,不能与云居雁密谈心事。今天比往日相思更苦,便在晚上来了。太君往日看见外孙来了,总是欢天喜地,笑逐颜开,今天忽然板起面孔说话了。她对夕雾说:“为了你的事,你舅舅恨煞了我,我好为难啊!你胡思乱想,教别人懊恼,真不应该!我本来不想谈此种事情,不谈又怕你不明白。”夕雾本来怀着鬼胎,立刻猜测到了,红着脸答道:“究竟为了何事?我近来笼闭一室,静心读书,久无机会参与人群,并未得罪舅舅呢。”他说时满面羞涩。太君很可怜他,说道:“不必谈了,总之你以后小心谨慎就是了。”说到这里为止,以后便谈别的事情。

夕雾想起今后与云居雁通信更加困难了,心中甚是悲伤。太君

^① 云居雁的后父。

劝他进餐，他一点也吃不下，好像已经睡着了的样子。其实他心中一直忐忑不安，等到夜深人静之后，偷偷地去拉通向云居雁房间的纸隔扇。这纸隔扇一向不锁，今天却锁住了，房间里一点人声也没有。他觉得十分没趣，便靠着纸隔扇坐下来。云居雁也还不曾睡着，她躺在那里倾听夜风吹竹的萧萧声，又遥闻群雁飞鸣之声，小小的芳心也感到哀愁，便独自吟唱古歌：“雾浓深锁云中雁，底事鸣声似我愁？”^①那娇滴滴的童声非常可爱。夕雾听了心中焦灼起来，便在门边低声叫道：“把这门开开！小侍从在这里么？”然而没有人回答。小侍从者，是乳母的女儿。云居雁听见夕雾的叫声，知道刚才独自吟唱古歌，已被他听到了，觉得很难为情，只管无端地把脸躲进被窝里去。她隐约地感到心中情思萌动，自己觉得讨厌。乳母等就睡在旁边，深恐惊醒她们，身体一动也不敢动。两人隔着纸隔扇，各自无言。夕雾独自吟道：

“夜半呼朋啼雁苦，
风吹芦荻更增愁。”

便觉这愁深深地沁入肺腑。他回到太君房中，深恐频频叹息，惊醒了她，只得睡下，一夜心绪不宁。

次日早上醒来，夕雾不知不觉地感到羞耻。他回到自己房间里，写一封信给云居雁。但小侍从也找不到，云居雁房中当然不能去，胸中烦闷不堪。云居雁呢，只觉得被父亲责怪是可耻的。至于自身将来如何，别人对她作何看法等事，一概不加深思。她依然天真可爱。别人议论他们两人之事，她听了既不觉得异常讨厌，也不想与夕雾分离。她认为不必如此大惊小怪。只可惜服侍她的乳母和侍女们严厉劝戒她，今后不便再和夕雾通信了。倘是大人，际此困境自能巧妙找寻机会。但夕雾年幼，毫无办法，只是闷闷不乐而已。

内大臣此后一直不再来访，他深深地怨恨太君。内大臣夫人^②闻知此事，也只当作不知。她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弘徽殿女御不能

① 此古歌见《河海抄》所引。此人称为云居雁，即根据此古歌。日文“云居”即“云中”之意。

② 内大臣的正妻，即前右大臣家的四女公子，前弘徽殿女御之妹。

册立为皇后,对万事都兴味索然。内大臣对她说:“那梅壶女御行过盛大的仪式,册立为皇后了,而我们那个弘徽殿女御正在伤心呢。我可怜她,胸中异常痛苦。我想叫她暂时乞假回家,让她舒舒服服地休养一下。虽然未能立后,皇上偏偏十分宠爱她。因此她昼夜侍候,不得休息;连身边的宫女们也时刻不安,都在叹苦呢。”便立刻向皇上乞假。冷泉帝起初不许。但内大臣坚持己见,冷泉帝也只得勉强答应,由他把女御迎接回家去。内大臣对她说:“你在这里未免寂寞,我叫你妹妹云居雁也到这里来住,和你一起玩耍吧。她住在太君那里,本可放心,然而那个男孩子常在那里进进出出。其人年纪虽小,心却不小。照你妹妹的年龄,自然不该和男人接近了。”就突然赴太君处迎接云居雁。

太君大为不快,对内大臣说:“我只有一个女儿,不幸短命而死,我很寂寞。且喜来了这个孩子,在我如获至宝。实指望她朝夕在侧,慰我暮年呢。却不料你不信任我,教我好伤心啊!”内大臣心甚抱歉,连忙答道:“母亲息怒!儿子所不满者,就只是那一件事,却并非不信任母亲。只因宫中那个女御,近来心绪不佳,现正乞假在家。看她寂寞无聊,甚是可怜,为此想叫云居雁前去陪伴,以慰其心。这原是暂时之事。”接着又说:“云居雁蒙太君抚育,得以长大成人,此恩决不敢忘。”这内大臣脾气固执,凡事一经想定,即使多人劝阻,决不回心转意。因此太君很不高兴,叹道:“人心难测,令人烦恼。这两个孩子小小年纪,就心生隔膜,弃我如遗!童稚无知,姑且不论。大臣深明事理,怎么也会对我心怀怨恨,来夺取这个孩子呢?我看她在那边,不见得比我这里安全吧!”说着哭起来了。

正在此时,夕雾来了。他近日常常来此,希图或有机缘与云居雁相见。他看见门前停着内大臣的车子,便内心羞怯,悄悄地钻进自己房间里去了。内大臣的公子左少将、少纳言^①、兵卫佐、侍从、大夫等,也聚集在这里。但太君不许他们进入帘内。内大臣的兄弟左卫门督与权中纳言等,虽非太君所生,但他们还是遵守前太政大臣在世

① 左少将又称柏木。少纳言又称红梅,即上卷第208页所提到的唱催马乐《高砂》嗓音美好之人。

之时的规矩，照旧常来参谒太君，竭尽孝敬。他们的儿子也来此，但品貌都赶不上夕雾。太君对夕雾比谁都疼爱。自从夕雾迁居东院之后，只有这云居雁是太君身边的宝贝。太君悉心教养她，时刻不离地抚爱她。如今将被内大臣夺去，太君心中异常悲伤。内大臣说：“此刻我要进宫，傍晚来迎接她。”说罢，告辞而去。

内大臣心中思忖：“此事少有办法了。还不如妥为安排，成就其事吧。”然而终觉得于心不快，又想：“先得让夕雾有了稍高的官位，使我们也不致丧失体面。然后察看他对云居雁的爱情深浅如何，再做决定。即使允许他们，也得郑重举行婚礼。照以前那样让两人住在一起，即使加以劝诫，深恐年幼无知之人，会做出不好看的事情来。只怕太君是不会制止他们的。”他就以陪伴弘徽殿女御为理由，向太君邸内及私邸内的人自圆其说，把云居雁接了去。

云居雁去后，太君写一封信给她，信中说：“你父亲恐又将恨我，但你总了解我的心情，盼即来此相见。”云居雁果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。她今年十四岁，似乎尚未成人，然而娇憨温柔，容颜十分妩媚。祖母对她说道：“我一向与你寸步不离，朝夕相伴，你去了我好冷清啊！我残年无多，常常担心：不知道命里有否看见你荣华富贵之一日。如今你又舍我而去，我真伤心啊！”说到这里，哭起来了。云居雁想起了最近那件难为情的事，头也抬不起来，只是嚶嚶啜泣。此时夕雾的乳母宰相君来了。她悄悄地对云居雁说：“我但愿小姐做了我的女主人。小姐迁往那边去了，实在可惜啊。舅老爷要将小姐许配他人，小姐切不可听从啊！”云居雁越发怕羞了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太君对宰相君说：“罢了！这种没趣的话不必说了。各人的命运都是前世注定的啊！”宰相君还是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不是这么说的！舅老爷恐怕是看不起我家少爷，说他微不足道呢！我倒要请他打听打听：我家少爷哪一点赶不上别人？”

此时夕雾躲在暗处偷看。若在平时，他这种行径要防别人讥评。但此时恋情正苦，顾不得许多了，只管站在那里揩眼泪。乳母十分可怜他，便向太君商请，乘这傍晚众人往来杂沓之时，教两人在另一室内会面了。两人一见之下，无限羞涩，心头乱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相对而泣。后来夕雾言道：“舅舅真狠心啊！我原想，他要带走